

建筑意匠与历史中国书系

槛外论道
——建筑史论杂谈

杨乃济 著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建筑意匠与历史中国书系

檻外论道

——建筑史论杂谈

杨乃济 著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槛外论道——建筑史论杂谈/杨乃济著.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7

(建筑意匠与历史中国书系)

ISBN 978 - 7 - 112 - 09553 - 7

I. 槛... II. 杨... III. 建筑史 - 中国 - 普及读物
IV. TU - 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31579 号

责任编辑: 王莉慧 黄 翊

责任设计: 赵明霞

责任校对: 李志立 孟 楠

建筑意匠与历史中国书系

槛外论道——建筑史论杂谈

杨乃济 著

*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西郊百万庄)

各地新华书店、建筑书店经销

北京嘉泰利德公司制版

世界知识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张: 16 $\frac{1}{4}$ 字数: 232 千字

2008 年 1 月第一版 2008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2500 册 定价: 42.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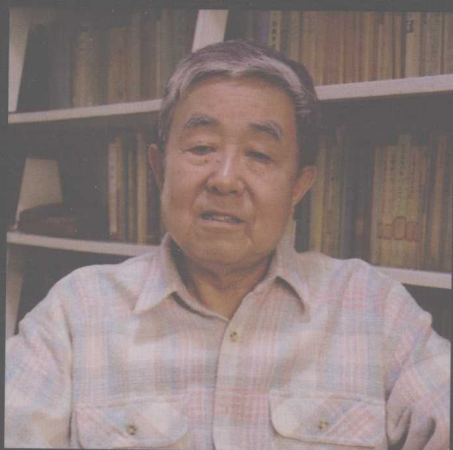
ISBN 978 - 7 - 112 - 09553 - 7

(16217)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寄本社退换

(邮政编码 100037)



杨乃济 北京旅游学院教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1934 年生于北京，1955 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建筑系后，在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从事中国古代建筑史研究。参与撰写《中国古代建筑史》，编著《圆明园》，分获部、省级科研成果一、二等奖；撰稿专题片《中国人的饮食世界》，获广电部优秀电视社教节目一等奖。已出版著作：《圆明园》、《旅游与生活文化》、《蔷薇地丁集》、《马二红学》、《吃喝玩乐中西比较谈》、《随看随写》、《紫禁城行走漫笔》。

责任编辑：王莉慧 黄 翊

封面设计：楚 楚

杨乃济：“槛外”论道 覃覃有味 (代序)

《尚书》云：“必有忍，其乃有济；有容，德乃大”。杨乃济先生算是名副其实。从诗歌到建筑，从红学到旅游，他一生修为，精彩纷呈。走近杨先生，就像阅读一部百科全书，博大精深，美不胜收。

杨乃济，祖籍江苏武进，1934年6月生于北京，自幼与外祖父母生活。外祖父珏生公袁励准，清末重臣，光绪三十年（1904年）入值南书房，创办京师大学堂时任斋务提调（总务长），工书、擅画、富收藏、精鉴赏。中南海“新华门”之匾额，即出自其手书。成长于翰墨艺文之家的小乃济，儿时的玩具便是笔、墨、纸、砚和外婆枕边的消闲书，如《天雨花》七字弹词唱本、《三国演义》、《红楼梦》等。自小喜爱读书的他，养成了一目十行的阅读技能。“一目十行并非不求甚解，只是但求抓住重点，其余不必细看，将来用到时能翻找得出就行了。这是读书的好方法，更是以有限的生命对付无涯学海的千金妙方。”

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大兴“工业化”。1951年，杨乃济高中毕业，适逢“好铁要打钉，好男要学工”之时，从小喜好文学艺术的他高考时选择了清华大学建筑系，因为建筑学是艺术与技术的结合，“是工科中最不工的学科”。提及大学生活，令他印象最深刻的是清华学堂老楼的建筑系馆，以及在林徽因先生家中听她讲装饰课的一段往事。

当时建筑系的系馆就是清华学堂初创时的主楼——清华学堂，一座两层楼的砖木结构建筑。建筑系的图书馆设在一层，藏有一批专业书和国外的建筑杂志，像美国的《建筑论坛》、《建筑评论》，日本的《新建筑》等。小小的阅览室常常人满为患，做课程设计的学生都去翻阅杂志，以便从那些建筑实例中获得些“good idea”。

最让杨乃济感到幸运的，是听到了林徽因先生辞世前“最后的一课”。时隔经年，他仍清晰地记得当时的每一个细节。1954年，大三第二学期，设计课给他们这组安排了一个室内设计课题——一个舞厅的室内设计。为此，班主任关肇邨先生特邀林徽因先生为他们讲一堂室内装饰设计课。当时，林先生的身体已十分虚弱，这堂课只好安排在她的卧室里。林先生坐卧在床上，随手拿起了床边的一个北京人家里常见的“扫炕笤帚”——总长不过30公分，用高粱秆绑扎而成，带有一个由粗到细如牛角般的、用铁丝捆紧的笤帚把儿，上面画了几条红绿相间的道道，总体造型显示着一种“大俗大雅”的民间艺术情调。林先生以此作为实例教具开始了这堂装饰课。她先就整体造型分析了笤帚的比例权衡，以及由变截面形成的调和对比，又着重强调了这把笤帚上的装饰，就是那状如牛角的笤帚把儿上的几条红绿相间的道道。这一道红、一道绿为什么要画在笤帚把儿上呢？它说明装饰一定要施于恰当的部位。所谓恰当的部位，就是建筑物或器物收头的地方、转折的地方，而且很多成功的装饰都是把结构的一部分加以美化。最后她又强调了全装饰等于不装饰，王熙凤给刘姥姥插了满头的花，不过是拿刘姥姥出洋相，插科打诨而已。

孔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兴趣非常广泛的杨乃济，认为自己的行事全凭一时情之所钟，兴趣是他最大的动力和成功的钥匙。对于一生中的诸多兴趣，杨老形象地比喻为病理学中呈“游走性转移”的所谓“病灶”。

1956年，杨乃济大学毕业后分配至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开始从事建筑的标准设计，1958年，转到建筑历史研究所从事中国古代建筑史研究。当时建筑界的两位泰斗梁思成先生、刘敦桢先生分别任该所正、副所长。

1963年，杨乃济和他的两位同班同学王世仁、傅熹年，以及刘敦桢先生的弟子郭湖生一道参与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建筑史》的编写与绘图工作。杨乃济主要负责历代建筑装饰与家具方面的工作，这让他经常联想起林徽因先生所讲的装饰规律。为什么要在瓦当、攒尖顶上作华美的图案呢？为什么攒尖顶上要做那么繁复的宝顶呢？为什么庑殿顶、歇山顶正脊的两端和垂脊的头

上要有吻兽？为什么一些家具的腿部要做翻马蹄？为什么圈椅的月牙扶手和前腿的相交之处要加上角牙？就是因为它们处于收头的部位、交代的部位。当年短暂的一堂课，让他受益终生。

也是在那时，他结识了对明式家具颇有研究的王世襄先生，并成了芳嘉园小院落中一名常客。芳嘉园是一个真正的艺术之家，西房住的是美术界老前辈张光宇教授，东房住的是美术界另两位名家黄苗子、郁风夫妇，王世襄先生居北屋。

后来，杨乃济又参与编撰了《圆明园》一书。《中国古代建筑史》和《圆明园》，分获部省级科研优秀成果一、二等奖。杨先生也因此获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殊荣。

20世纪80年代开始，喜欢创新的杨乃济将兴趣转移到了需要更多“idea”的旅游业。1980年，他应美国伊沈实业公司之邀参加中美联合专家小组，共同策划位于广东佛山的大型主题公园——“中国古代文化游乐中心”；80年代初他主持了被誉为“北京红楼梦文化艺术博物馆”的大观园、正定荣宁府两大人工景点的项目策划及规划设计；1988年始，杨先生任教于北京旅游学院，主持、参与多项省市级旅游规划及项目策划，如《北京怀柔红螺寺旅游区发展规划》、《海南保亭七仙岭温泉度假村二次创业的创意规划》、《北京宣武区文化旅游资源开发利用总体策划》、《什刹海地区旅游产业发展提升策划》、《鄱陵花都温泉旅游度假区项目策划书》等。

“我一直从事着科技专业，于文史只是蜻蜓点水式的玩票客。”杨乃济先生一再声称自己只是“槛外人”。不过拜读过他撰写的《旅游与生活文化》、《蔷薇地丁集》、《马二红学》、《随看随写》等书后，就会发现他槛内槛外自由行走，从容不迫。在书中他纵横捭阖地讲文史、说掌故、议红学、谈中西饮食文化，文学、艺术、历史、哲学、社会学等皆有所得，作品涵纳广博、言之有物，集思想、学问、文采、情趣于一体。

在语言文字方面，杨老最推崇的是为一些人所“不耻”的知堂先生。他认为钟叔河先生的评价比较中肯：“周作人已矣，其人固不得原谅，其文却似乎可传，因为它们所包含的知识和见解是文化史上的客观存在，而在文章欣赏上亦自有其美学的价值。

陈婆子虽有麻子，所烧的豆腐未尝不好吃也。”因此，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一批开禁的文字中，杨老虽也欣赏“徐志摩的浓艳的奔放，沈从文的明丽的奇异，林语堂的挥洒的幽默，梁实秋的闲适的俏皮”，但更为吸引他的却是知堂先生的简素的苦涩，那包裹在平淡朴拙中的善能启迪心灵的深邃。受知堂先生的影响，杨老在写作上形成了一种“以抄代叙 以抄代议”的文体，将“我注六经”的八股反动成“六经注我”，为那些不落窠臼、不陷筌蹄的新思想、新见解呐喊。

在历史掌故方面，杨老不遗余力地做了大量考证工作，如通过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清内务府造办处《各作成活计清档》等第一手资料，得出“雍正帝死于丹药中毒”的推论；在众多清代宫廷记载中，一次又一次地查找光绪年间存在过的西苑铁路的蛛丝马迹；考证恭王府是否就是大观园；通过翁同龢与曾国藩的文字来考证两宫垂帘听政的细节，等等。

对《红楼梦》的研究，杨先生也颇为投入，如对其内容进行中西文化比较的观点非常新颖，包括《红楼梦》与中西饮食文化比较、托尔斯泰与曹雪芹祖籍的对比研究等。

而对饮食文化的研究，杨老更是将其上升到了哲学的高度。如西方饮食重营养，中华饮食重美味；西方人对食品加工科学规范，国人在烹饪过程中则随兴所欲、即兴发挥；西菜重分别，不会多种原料“集而熬之”，而中华料理讲究五味调合，重视整体配合；西方菜肴制作是一种极其单调的机械性工作，而中餐烹调有极强烈的趣味性，甚至还带有一定的游戏性。

纵看老北京风云变幻，新旧更迭，杨老感慨良多。时光荏苒，几十年，于世事不过是弹指一挥，却红了樱桃，绿了芭蕉。

杨老特别遗憾地说，清华建筑系刚创建时，梁思成先生从国外带来了许多新的理念，在建筑系开设了城市社会学课程，不过只办了两届，就取消了。他认为，今天的城市问题，百分之七十与社会学有关，而城市社会学正是以社会学的概念、观点（视野）、方法研究城市社会的学科。

城市社会学，诞生于西方的工业社会，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为该学科的创建作出极大贡献的美国芝加哥学派。19世纪下半叶南

北战争后的美国，工业革命浪潮席卷全国，城市化的进程空前加速，1880年才50万人口的芝加哥，到1930年增长到337万，一跃成为美国第二大城市。大量的移民涌入芝加哥，使芝加哥成为种族混居、藏污纳垢的大都会，成为犯罪率直线上升的罪恶之都。正当此时，芝加哥学派率先走上街头做实际调查，分析了许多复杂的社会现象后，提出了积极的诊断和处方，为芝加哥的健康发展，也为城市社会学的学科建设立下了汗马功劳。

杨老认为，事物总是在不断地轮回，所谓的新旧观念是相对的，只是当时人们的一种价值判断而已。他举例说，1933年《雅典宪章》提出的城市功能分区原则，当时各国都以此为准则，北京城市功能结构的布局也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这一原则，但是现在来看，功能分区带来了很多问题，如交通拥堵。还有城市的分类标准，以前都是根据人口规模将城市划分为大、中、小城市。而现在有瑞士学者提出了五种城市的观念：第一是标准化城市，没有什么特别之处，这类城市占的比例很大；第二是潜规划城市，指的是布宜诺斯艾利斯、圣堡罗等存在着大量贫民窟的城市；第三是绿色城市；第四是旅游城市，如迪拜；第五是暂时性城市，如北京，它因举办2008年奥运会修建了很多场馆，但它们只是暂时的。

杨老希望，在今天我国加快城市化发展进程的时候，我们的规划师、建筑师能多用社会学分析和研究城市问题。

在生命的大海里畅游、思索的杨老，是学问中人，也是性情中人，他用童趣、创意、执着，划出一道道人生的美丽弧线。

文爱平

自序

这本汇集了二十余篇长短文字的《槛外论道——建筑史论杂谈》，多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告别了建筑史研究岗位后写下的。它既不是什么科研成果，也与八小时以内的业绩毫不相干。

我生来就是一个以兴趣为人生导航的性情中人，不时弄弄笔，旨在舒解一下被拘挛已久的胸怀，并没有拿它当什么学问来做。

我走进建筑专业纯出于偶然。中学时我偏爱文史课，但1951年参加高考，正值国家急需工业建设人才，号召“好男要学工”，为此，我只好在强迫与自愿相结合之下，于工科中选择一个最不工的建筑系。1956年春毕业后被统一分配到建工部建筑科学研究院，先后从事了建筑装饰、家具和中国建筑史的研究和编写工作，也算是个入了门道的人吧。可由于我的兴趣十分广泛，在从事专题研究时，往往偏爱一些别人不屑一顾的冷门、边缘课题，并不断走偏，越界到文学、历史、艺术以至民俗学、社会学之中。我深知如此一个玩法根本无法在建筑学科中成正果，但它却能使我在自得其乐中获得“顿悟”，进入一种“灵性的迷醉”。

我的治学与弄笔全凭一时的情之所钟，很像病理学言称癌症晚期病人时说的：“病灶呈游走性的转移”。所以当改革开放大地回春以后，当人有了选择职业的自由时，我就告别了建筑科学研究院，转到一个可以不坐班的高校，开了一门“生活文化（指吃喝玩乐、吹拉弹唱、踢球打弹的文化）中西比较”的课，从而使自己能驰骋在一个更加广阔的文化天地之中。但我终归是学建筑学出身的，动不动就会三句话不离本行，尤其是在清华建筑系就读时听过许多大师令人终生难忘的教诲，其中还包括了一代才女林徽因先生临终前一年的“最后的一课”。

这本文集选入的二十几篇文字中，尽管有三篇曾刊载在《建筑师》杂志上，但其中的两篇是早在1979年为香港《广角镜》

杂志撰写的。其他的文字则全部刊载在非建筑专业的刊物上，它的读者当然也都与建筑学、建筑史不相干，都是一些“外行人”。俗话说：“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可我给自己拟定的要求是“既不失门道，又富含热闹”，也就是既要有热闹可看，又不能瞎抡胡砍。而且为了适应“外行”的理解力，有时还得把“内行”的道理换成个“外行”的说法。

记得明末的那位“萧然物外、自得天机”的傅青主（傅山）先生曾说过：“不会要会固难，会了要不会尤难”。难就难在你要让人爱看，有时还必须掺杂一些野老话桑麻、市俚说行情，以至鱼虫情鬼的物外之言。所以这本集子中的第一篇谈北京四合院的“小庭深院寄幽思——北京四合院住宅剪影”，我就为这个话题编了一个纯属虚构的归侨建筑大师还乡的故事。第二篇“四合院中的四季歌”，我又请出几位知名作家来，借助于他们的生花妙笔说我想要说的话。

总的看这二十多篇文字，可以说是一个跨出了专业门槛的“槛外人”的畅谈与畅想。所谓“槛外”，出自范成大的诗：“纵有千年铁门槛，终须一个土馒头”，红楼十二金钗中的妙玉也曾“自谓蹈于铁槛之外”的“槛外人”。而我，早在五十多年前就走进了建筑学和建筑史的世界，却又毫不专情地跨出了这个门槛，虽然也被列入建筑史学人之中，但这集子中的二十多篇长短文字，几乎都是槛外之作。所以面对着这鸡零狗碎、庄谐杂出的二十多篇文字，我将其命名为“槛外论道”。

为什么又要加上个“建筑史论杂谈”的副标题呢？因为这实在是一盆乱炖的杂烩菜。记得俞平伯先生曾有《杂拌儿》、《杂拌儿之二》两本文集，知堂先生在为《杂拌儿》撰写的“跋”中说：“北京风俗于过年时候多吃杂拌儿，平伯取以名其文集。杂拌儿系一种什锦干果……平伯借它来做文集的名字，大约取其杂的意思……”今天我用“建筑史论杂谈”作副标题，也是这个意思。总之它不是什么大门道，只是一些供人参阅的小把戏。希望它能在供学人消遣之中，起到一些开阔视野、点燃心灵火花的作用，则吾愿足矣。

目 录

谈北京四合院

小庭深院寄幽思——北京四合院住宅剪影	3
四合院中四季歌	016
一首写北京四合院的诗——介绍《石虎胡同七号》	21
什刹海地区四合院的腾退、置换与使用	25
瞻望什刹海四合院 Shopping Mall	34

谈园林

“湿地加诗地”——恢复什刹海的景观生态	39
假作真时真亦假——漫话中国叠石艺术	45
清宫档案中的叠石工料实例	52
莫将圆明作大观	57
圆明园大事记	71
长春园命名之由来	88

谈古典家具

浑圆之美——古典家具随想录	95
“大雅大俗”的巨著——《明式家具研究》	101
树立学会的学术形象	107

谈城市规划

给建筑师、城市规划师补课的好书——推荐

《城市社会学概论》	115
有关什刹海历史文化旅游风景区“总规”与 “控详规”调整的几点思考	119
紫禁城·北京——标志与母体	127
 谈北京的王府	
京师王公府第	131
谈恭王府	162
恭王府是不是大观园？——兼谈清代北京的王府与园林	183
清醇亲王北府沿革考略	187
诚亲王府、荣安公主府与勋贝子府	197
那王府的历史沿革与现状	204
 其他	
建筑文化中西比较谈	215
紫禁城古建筑修缮，我主张“焕然一新”	238
《建筑装饰与社会文化环境》序	244

谈北京四合院

小庭深院寄幽思——北京四合院住宅剪影

四合院中四季歌

一首写北京四合院的诗——介绍《石虎胡同七号》

什刹海地区四合院的腾退、置换与使用

瞻望什刹海四合院 Shopping Mall

谈北京四合院

小庭深院寄幽思

——北京四合院住宅剪影

(文中故事纯属虚构)

“的确有一个大而热闹的北京，但我的北京却又小又幽静。”

——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

久居海外的五叔回来了。

一别30余载，五叔已是国际上知名的建筑大师了。他这次来京是受聘设计一座中外合资的大旅馆，外籍老板执意要把这座旅馆经营成中国的“国际希尔顿”(Hilton International Corp)。不仅提供一流的服务，而且要具备浓厚的中国色彩——地道的老北京风貌，所以不惜重金聘请五叔这位北京生长的华裔建筑大师主持建筑设计。

在新北京饭店的第11层楼上我们叔侄会面了。

“早就写信通知你了，为什么不在故家里给我收拾出个房间？30年来归故土，正好让我回到家屋里痛痛快快地一解乡愁……但如今却把我关到这么一座大楼里……”

“这儿是北京最好的旅馆了，故家的旧庐哪及这边好，更何况……”

我真不理解他放着这么好的北京饭店不住，却要我那个沙丁鱼盒子里去挤？可五叔听了我对北京饭店的颂扬却把白眼一翻，拉出一副嗤之以鼻的腔调：

“这儿好？好什么好？我知道故家住进了邻居，已不像原来那样宽敞，可你只要给我一间能摆下一张床的斗室，能让我坐在